

吉鸿昌在宁夏(下)

刘甲辰

整军经武,有志于开发西北

吉鸿昌在担任宁夏省主席后,并没有以此居功自傲,贪图享受,他除了处理省府事务外,仍抓紧整训部队,提高部队的素质和防范能力。对违反军纪、骚扰百姓的军官或士兵,一律严惩不贷。他的部队进驻银川后,有一营长擅自纳妾,时常打骂士兵,严重违反军纪(冯玉祥规定:西北军无论官兵,行军时一律不得携带家眷,不准吸烟、喝酒)被吉鸿昌发现后,马上指令军法处审判枪毙,以此警告他人。他时常去操场阅兵,组织野外演习、筑城练习及实弹射击等活动,邀请各县回族宗教人士及社会名流来省参观。指示各县征集擅长各项武术的人,不分回汉,来省城会演,商榷交流。为提高全省民众的体质,派教育给中学生上体育课,举行全省运动会,他也参加长跑。吉鸿昌的种种措施,既协调了军、政、民三者的关系,又提高了地方部队的防范能力和震慑之威。

吉鸿昌虽是在旧军队中的军人,却对那些不顾人民死活,长年割据混战的大小军阀十分厌恶。他曾说:“中国各派军阀逐鹿中原,抢夺地

盘,扩张实力,贪财好色,祸国殃民,然而这些人终归要灭亡的。”就在中原大战前夕,他指示建设厅厅长魏发实施垦荒计划,自称“开发西北总指挥”,并提出三项主张:反对内战,安定民生;实行兵工政策,开发西北;枪口决不对内。”并把此三项主张印在自己名片上,遇到西北军将领便递送一张,表明自己的政治主张。他的这些举动,在当时军阀连年混战,冯、阎讨蒋中大战酝酿之初,曾引起西北军军阀上层的极度恐慌和混乱。因这件事他到陕西后,就被西北军鹿钟麟削职软禁。他绘制新疆大地图,经常教导官兵:“新疆是塞上天府,物产丰富,我们若能开发新疆,对国家对人民和个人都有好处。我很愿意同你们到新疆安家落户。”“我志在开发西北,尤其有志于新疆。在新疆可以得到苏联的援助,有利于中国革命,有利于世界革命。”他长期以来,想摆脱军阀控制,不愿介入内战,有志开发西北,对国家对人民有所贡献的愿望一时溢于言表,可惜他的这些愿望和计划由于军阀混战而未能付诸实践。

1929年冬,冯、阎联合反蒋,冯玉祥

电告吉鸿昌率部向西安开拔,他眼看着自己不能把辛苦开创的新政继续下去,在宁夏的计划化成泡影,但又不能抗命。为了宁夏政局的稳定,他特意安排民政厅厅长马福寿暂代省主席,收编的苏生自救平罗进驻宁夏,任城防司令。这年11月,他率部离开银川,向西安进发,途经固原,休整6天,在这匆忙的几天里,抽空接见固原各界人士,并在财神楼(今固原同仁街)发表演说,强调西北虽然人烟稀少,但地大物博,又有勤劳勇敢的回汉人民,只要我们团结起来,大西北就能富裕起来,我们中华民族就能富强起来。他的这次演讲给固原人民以很大的鼓舞和深刻的印象,虽事过多年,至今传为佳话。

吉鸿昌主持宁夏军政短暂的六七个月里,为宁夏人民做了些好事,虽然当时他所在的部队本质不同,这些善心和好事也根本无法达到救国救民的初衷,可是,在当时军阀混战的年代,像他这样一位旧军队的高级将领,能够做到这些,也是难能可贵的。至今宁夏民间还流传着许多有关吉鸿昌的故事,体现出宁夏人民对他的怀念和敬仰之情。

(作者系固原二中高级教师)

固原老战士讲述抗美援朝往事(上)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70多年前,宁夏固原有一群热血青年参加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亲眼见证了保家卫国的浴血奋战。如今,他们已是耄耋老人,依然清晰记得激情燃烧的岁月:“有国才有家,正因为为我们去抗美援朝了,才有如今太平日子可以过。”

过江上战场

1949年的春天,西吉县白崖乡旧堡村村民马彦龙参军了,成为四军十一师三十二团的一名新兵。

在奔赴朝鲜的路上,马彦龙所在的队伍曾短暂停留在辽宁省和吉林省,被敌方飞机投弹炸毁的大楼和空无一人的街道,刺痛了每一名志愿军的心。

“毛主席说得对,抗美援朝的真正意义是保家卫国。”马彦龙和战友们下定了保家卫国的决心。

1950年10月19日晚,马彦龙穿着一双黄胶鞋,扛着一把汉阳造七九步枪,背着铺盖卷和少得可怜的干粮,跟随部队跨过鸭绿江,成为第一批奔赴朝鲜战场的中国人民志愿军。

新生的中国,战斗装备相对落后,战士们没有好枪,更没有多余的子弹。马彦龙的老七九,每次只能上5发子弹。“供给够的时候,每个人能发20多发,物资紧缺的时候,三四发也给。”所以马彦龙格外省着用,不能浪费一发子弹,还不能让枪离身,“命在枪上挂着,人在枪在,不敢分离。”

“我很幸运,经过医疗队全力抢救,

活了下来,而有些人,却长眠于异国他乡,再也回不了祖国和家乡。”马彦龙长叹道。伤治好后,马彦龙再次回到了战场。“我当时想的是,就算把命留在那里,仗一定要打。”由于寒气侵袭,再加上受了伤,马彦龙的腿疼到难以行军,被派到保管处看俘虏。

俘虏来自“联合国军”的16个国家,大都是个头很高的欧美人,且数量多,马彦龙需一动不动盯着,眼珠子一秒都不能离开俘虏。“他们的军靴里藏着一些小刀什么的,会找准一切机会反攻,稍不留意,可能就会逃跑。”

1953年7月,美军签署了协议撤离朝鲜,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部分志愿军也随之撤离,马彦龙便是其中一员。“我是带病回国,那时候眼睛被炮弹的余波冲花了,腿一直疼,先在兰州治疗了一段时间才回来的。”回乡后的马彦龙因为腿部受伤、受寒,断断续续卧床一年。1956年他成了旧堡村村委会计,之后又当选为副支书,在基层奋斗了整整30年。

十九岁走上战场

与马彦龙不同的是,家住固原市原州区东海宋家巷的马瑞岐并没有受过正规军事训练,而是在战事吃紧的时候被临时收到了志愿军的队伍里。“大概是1951年的5月,志愿军来咱们固原动员招人,当时报名参加的人可多了,几辆大卡车拉着,浩浩荡荡出发了。”如今88岁的马瑞岐对参军的过程和时间已经模

糊,却记得出发时那宏大的场面。

“当时的口号就是保家卫国,打倒美国野心狼。”怀揣着为祖国而战的一腔热血,马瑞岐参加了一个月的集训后便上了战场。当时的条件比战争初期好了许多,干粮虽然还是以炒面和饼干为主,但至少有的吃。身强力壮的马瑞岐,还分到了一挺转盘机枪,远远地对着敌人扫射。

“白天我们在山里或者防空洞里睡觉,晚上就行军,敌人武器装备比我们全,不能硬碰硬。”夜行40公里是常有的事儿,当然白天睡觉也不能踏实睡,得坐着睡,还得轮番换岗放哨。

马瑞岐上战场的时间其实并不久,在逼近仁川的一次战斗中,他被敌机炸伤,嘴巴和左臂受伤,被送回吉林治疗休养。“我在医院一躺就是好几个月,医生给我缝合嘴上的伤口。”马瑞岐说着,摸了摸自己的上唇,那里还有一道明显的疤。

等马瑞岐准备重回战场的时候,三八线以南战事结束,准备签订停战协议,他可以复员回家了。就这样,倔强的马瑞岐拒绝了医疗队给他开具的残疾证明,于1953年回到家乡。

现在,马瑞岐每月都能领到国家补贴,逢年过节还有人探望。“就在前几天,退役军人事务局还给我们送来了3000元的慰问金和一枚抗美援朝胜利70周年的纪念章。”被炮火冲击过的双眼早已视力模糊,马瑞岐拿着那枚纪念章摸了又摸。

(据宁夏党史网)

■宁夏党史人物■

李树洋:为救战友壮烈牺牲

军,被分到银南军分区(现吴忠军分区)独立营五连,其间多次受到上级表彰,五次受到嘉奖,很快由一名战士成长为副连长。1977年7月李树洋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班长时带领的班被树为先进班,并荣立集体三等功。他认真看书学习,写了10多万字的读书笔记、心得体会和日记,剪贴报刊文章400多篇。李树洋以脚踏实地的干劲,实践着远大理想。他所在的连是一个新组建的单位,底子薄、基础差,为了改变连队生活状况,他带领干部战士在杂草丛生、荆棘遍地的盐碱滩上垦荒造田,头一年就收获粮食2.8万余斤、蔬菜3.6万余斤。他还带领战士们打土坯,建起猪圈、鸡窝和鸭棚,买来小猪、小兔和鸡鸭,指导战士精心喂养,增加连队农副业生产收入,改善干部战士生活。李树洋从细小事情上抓勤俭节约。1980年10月的一个傍晚,天还没有黑,但连队执勤的黄河大桥上已经灯火通明,李树洋看到后非常心疼,赶忙上去关了电闸。第二天,他专门组织执勤战士开会,算了一笔账:桥上120多个大灯泡,多开一个小时,就要浪费几十度电,一年就是几千度。然后和大家一起制定了开关灯的时间和制度,路灯耗电量大大减少,一个月就为国

家节约电费200多元。

李树洋一心扑在连队建设上,以连为家。1981年2月初,在新婚第三天,他就在15公里外的执勤点检查工作,晚上住在执勤点上。李树洋对待战士亲如兄弟。战士关录怀不慎扭伤了脚,脚脖子肿了,李树洋为其擦药水、按摩、打水送饭,还背着他上厕所。战士赵国玉患有遗尿症,经常尿床,李树洋怕其他战士取笑他,伤他的自尊心,就私下嘱咐知道赵国玉病情的干部战士要保密。他还悄悄将赵国玉湿了的被褥晾晒到僻静的地方,并到处寻医问药,抓来中药熬好后叫赵国玉喝下。从连队到训练场的路有一段被水淹没,他就将患皮肤病的战士王洪明背了过去。70多岁的唐大爷独自住在五连执勤的桥头附近,一辈子以摆渡为生。李树洋知道后,组织战士们为老人担水、送菜、理发、扫院子,还到五六里外的供销社为老人买生活用品。每逢连队放电影,他都要把唐大爷接去观看。老人感激地说:“解放军比亲骨肉还要亲!根据连队党支部的决定,李树洋分管新兵训练工作,他一心扑在训练场,晚上备课,白天示教,和战士们一起摸爬滚打。对跟

上队的战士单个进行辅导,帮助他们攻克难关。他平时关心体贴战士,紧急关头,不惜用生命保护战士。1981年5月22日上午,李树洋组织全连手榴弹实弹投掷训练。一名新战士由于紧张,将拉了环的手榴弹投掷在右前方1米处的掩体积土内侧,手榴弹嗤嗤冒着青烟,这名战士却没有发现,仍站在原地发愣。李树洋见此情景,对其进行大喊:“快闪开!”战士听到喊声,慌忙跳进掩体,头部离即将爆炸的手榴弹仅30厘米。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李树洋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抓住这名战士的左臂,使劲将他拉出掩体,猛力向后推出四五步远。这时,手榴弹轰的一声爆炸了,战士安全脱险,李树洋头部、胸部中弹片13处,当场壮烈牺牲,年仅26岁。

宁夏军区作出向李树洋学习的决定,追认他为革命烈士。宁夏各大报刊和《人民日报》等媒体大篇幅报道了李树洋的英雄事迹,宁夏军区组织了李树洋英雄事迹报告团巡回介绍他的事迹,引起强烈反响。1981年12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兰州军区追授李树洋“雷锋式干部”荣誉称号。自治区政府授予李树洋“革命烈士”称号。(据宁夏党史学习教育网)

移民岁月

第一百二十三期

牛琦:陕北的小八路(六)

王振寰:女儿刚刚出生不到百天,医院就动员支边,也不知道宁夏是什么条件,没办法,只能把小孩先送到山东姥姥家,离开姥姥家时三个月大的孩子眼睛盯着我们,真的是心如刀绞,从天津来宁夏的专列上,尽管是歌声不断,但我始终忘不掉孩子那双寻找我们的眼睛。

在动员天津总医院专家来宁的同时,牛琦还给自治区领导提出建议,希望把原准备派往其他省份的天津第四人民医院也整体接收下来。在他的力促下,天津第四人民医院的947名医护工作者也整体搬迁到宁夏,组建了石炭井职工医院。

当时明文规定,所有下放的人员要全部安排到山区公社卫生院,各县的县长和卫生局局长一听说了这么多专家都高兴得不得了。自治区领导还在银川接见了他们。后来很多人都说,牛琦给宁夏办了件大好事。

牛琦:你想想,这批人本来是准备派到广西或内蒙古的,我在北京给截到了宁夏。卫生部还给我提了个特别硬性的要求,千叮咛万嘱咐要保护好这批人。这批专家中张天慧医术特别好,参加过抗美援朝,还是中央保健局的专家,他离开天津总医院后,天津总医院的胸外科手术停了很长时间。张天慧被分配到盐池大水坑卫生院,很快在当地开展手术,兰州、内蒙古、青海的病人闻讯都到盐池找他看病,远的还有新疆的病人专门来宁夏找他做手术。还有陈树勋最为特殊,他是中央保健局的专家,没有主动报名,两口子一起来,天津定下名单后,我拿着名单到卫生部,部里的领导一看有陈树勋,就跟天津总医院的乔院长联系,卫生部的领导专门给我讲,这个人业务很过硬,性格也很刚硬。

牛琦一心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提高区域医疗卫生水平和解决农民看病难问题上。20世纪70年代中期,他在一次偶然的机遇中,促成了宁夏医疗队迈出国境的大门,在援外医疗的道路上稳步前行,先后有25批宁夏本土医疗专家代表国家队到贝宁开展医疗合作,成为目前为止中国援外医疗项目最长的医疗队伍。

牛琦:1976年,在北京出差时一位领导对我说,贝宁是个社会主义国家,他们的国家元首刚到北京访问,希望中国派个医疗队到贝宁,同宁夏能不能承担这项任务。我一听这是件好事,既能提高医疗水平和影响力,还可以让宁夏的医生出国增长见识。马上就答应下来了,回来向党委汇报并得到了批准。派我先去贝宁考察和谈判。贝宁这个国家很穷,与他们的谈判很艰难,我们原来想着把医疗点放在靠近他们首都或交通条件相对好些的地方,他们就是不同意,一定要把医疗点放在总统的老家和卫生部部长的老家。在药品谈判上还提出,连生理盐水也要我们从国内运过去。最后请示大使馆,向外交部汇报后,同意按他们的要求设点,后来我还带队到贝宁参加过援助。

牛琦的一生从陕北出发,13岁当兵,18岁到了抗美援朝前线,在炮火纷飞的前线负伤,回国后又参加过西藏剿匪,退伍转业后来到宁夏。他说:“一生办了几件值得记忆的事。最值得骄傲的是在全国最先搞起了农村合作医疗;最值得回味的是把原本派到其他省的天津医疗专家给截到了宁夏;最不好办的事是向贝宁派出代表国家的宁夏医疗队。20世纪90年代中期,牛琦担任了宁夏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工作很出色。还有件值得开心的事,就是找了个有文化的上海姑娘,相敬如宾、一生幸福。

(蔺银生 王旭阳 撰稿)

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



老龙潭革命烈士纪念亭位于固原市泾源县。

1946年8月,为迎接在中原战场突围的王震部队顺利返回陕北,海固陇南武装工作大队在司令员马思义统一指挥下,沿六盘山一线向陇南方向迅速出击,以牵制国民党军队。9月11日拂晓,武装工作大队300余人在化平(泾源)县南治家、马家庄(龙潭村)一带被国民党军队3000余人包围,当时乌云密布,大雨不息,在寡不敌众的情况下,武装工作大队指战员浴血奋战,突破敌军重重包围。

战斗中,为掩护部队突围,庆阳军分区回民支队排长马智恒、师务长马玉德、班长马玉琪、战士米国仓迅速占领了南治家后背山梁,居高临下,打退了敌人三次进攻,在弹尽危急时刻,他们奋不顾身冲进敌阵,夺得子弹一箱,连续激战直至壮烈牺牲。海固工委委员、电台台长魏志义同志腿部受重伤后,伏地以手枪阻击敌人,连毙数敌后献出了宝贵生命。

1992年7月,为缅怀先烈,弘扬革命精神,在烈士墓旁建亭树碑。纪念亭依山而建,为六角形,上部均为混凝土结构,上部分为两层,穹顶覆盖琉璃瓦,纪念亭内立一石碑,上圆下方,碑阳圆部刻有一红色五角星,下部刻有“龙潭烈士纪念碑”七个大字,碑阴刻有碑文。烈士墓在纪念亭北10米处,掩映在翠柏苍松中。

2009年命名为自治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

(据中国共产党历史网)